

安徽档案史料丛书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

(国民党部分)

安徽省档案馆
一九八五年

安徽档案史料丛书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
(国民党部分)

安徽省档案馆
一九八五年八月
1023493

2020/09

皖南事变文电选编

(国民党部分)

安徽省档案馆编

印 刷：中共安徽省委印刷厂

印刷日期：1985年8月

登记书号：皖非正式出版字(85)第2043号

字数110,000字 印数2,000册

内 部 发 行

1.40元

前　　言

一九四一年初，正当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国民党为了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调动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部队，将我遵令北移的九千余名新四军战士包围在泾县茂林地区，进行残酷的围剿。我军虽经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或被俘。为了掩盖事变真象，国民党利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电，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处置，严缉副军长项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我们编选的这本小册子，基本上是利用我馆收藏的国民党政权档案，其内容主要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以及第六、八行政专员督察公署、泾、铜、南、繁、宣等县有

关皖南事变的来往文电，这些材料披露了事变前国民党有计划制造事端，周密策划的阴谋，具体反映了事变的发生全过程。

为了正确反映皖南事变的真象，我们从革命历史档案中选了少量的材料，编排在前面，以供读者在接触反面材料前，对事变真象有个概括的了解。

现就本书的具体编辑情况说明如下：

1、为了保持文件的历史面貌，除对原件作了一些技术处理外，其余未加任何改动。

2、本书编排主要是按照事变发生发展的进程，将材料分为七大部分，每部分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

3、原文大部分没有标题、标点，现有标题、标点系编者所加，并对原件中的繁、异体字进行了简化和修正，原件中残缺不清的字，用“□”符号标示，明显的错、漏字分别用“〔〕”、“〔 〕”符号标示。

4、原文中的日期、时间，大多用“干

支”、“韵目”表示；电文中的各机关、专署、县及所属机构亦多用规定的字（如：惠、箇、荔、参等）表示；文中许多作者都只写姓，而用“○”省略名，如省长李品仙、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邓昊明、张一寒等，则分别记为“李○○”、“黄○○”、“邓○○”、“张○○”。这些均予保留。

本书在编辑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与贻误之外，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共产党揭露和谴责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罪恶 行径的电文(三份)

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项

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敛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两公皓（十月十九日）电，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重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祇遵。

（一）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

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自八月号日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勖勉备至，全军振奋。又如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亦属最近期间之事。凡此所陈，非敢自矜劳绩，实欲以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实贯彻于全军之上下，而未敢有丝毫之乖离也。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德等已有马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况在艰苦异常之敌后抗

战，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难，自非不顾大局专以磨擦为能事之人，未有不愿消弭纷争团结对敌者。故德等主张彻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倘承俯允，乞赐施行。

(二) 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及告沦陷区同胞书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

粮，道殣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期限，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远瞩，必不河汉斯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

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两公虚怀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维持调护，挽此艰难之时局，故不待德等多言也。

(三) 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联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

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中央亦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予酌为扩编，如提示案内所示，职军闻之，实深庆幸。兹所求者，则请早日实行，并请对编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非茅楚弓楚得，无庸怀轩轾之心，实以卫国卫家，正赖此干城之选。

(四) 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半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苦，不得不上达聆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项，均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五) 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万余，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

绵亘数者，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日大举进攻，即日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案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理合恳请中央，对于悬案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六) 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

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佳

朱彭（总副司令）等为皖南事件 发表通电——揭破反共顽固派阴谋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

新四军被包围，朱、彭、叶、项特于元月（十三日）发出抗议通电，原文如下：

限即刻到重庆蒋委员长，国民政府林主席，各院院长，各部部长，各战区司令长官，各省主席，八路军各地办事处，各报馆，各团体均鉴：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余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太平以北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①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之先，且由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经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据所受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之计，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包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德等远

注：①六至十二日

在华北，未悉命令移防底蕴，至今始知为聚歼之计划。今不问对方行动如何，但对我则是聚歼无疑。何白两总长皓（十九日）电齐（八日）电所称之仁义道德何在？所谓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者究属何人？所谓命令、军令、军纪者究置何地？似此滔天罪行，断不能不负责任！同时全国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在西北则构筑万里长城之封锁线，在华中则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实行大举进攻，国内局面顿改常态。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则迁聚歼，努力杀敌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共促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倾向，以挽危局，以全国本。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暨全体将士同叩元（十三）。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谈话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衅，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三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稟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